



和平戰線文叢

和平的保證

伐基姆·梭白柯著 吳 勞 王科一譯

和平戰綫文叢

和平的保證

伐基姆·梭白柯著

吳勞 王科一合譯

人民書店出版

榮獲一九五〇年斯大林獎金作品

原 書 名	Guarantee of Peace
原 作 者	Vadim Sobko
英 譯 者	Margaret Wettlin
原出版者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25K 490P ¥20,0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三年二月初版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版

上海造10,001—15,000冊

外 光 書 局 出 版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電話 一 四 八 八 七

譯者的話

正如德國問題是當前世界和平運動中的一個重點問題，和平的保證也是當前以歌頌和平爲主的作品中傑出的一本著作。

這部榮獲一九五〇年斯大林獎金的作品的主要內容寫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誕生和成長，然而難能可貴的是：它並不侷限於這一角，而是生動、細緻、完整地給我們描繪出了一幅莊麗的畫面——這裏面，我們不僅看出了德國人民怎樣從法西斯的桎梏中掙脫出來走上和平建設的道路，我們同時通過東德和西德的對壘看出了以美帝爲首的帝國主義陣營與和平民主陣營之間的尖銳的鬥爭。力量在哪一邊？勝利在哪一邊？是戰爭的號角將驅散人間和平幸福的歌聲，還是和平的陽光將照遍每一個幽靜的綠蔭叢？死亡——還是生命？憎恨——還是愛情？……這一連串的問題都得到了極其完滿的解答。

說起德國，我們就聯想到它是人類最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祖國，它的傑出的兒女哥德和悲多芬曾以他們的洋溢的天才寫下了震撼世界的偉大的文學和音樂作品；然而，提起德國，我們也免不了沉痛地想起在二十世紀上半期的短短二十多年內，以容克地主和壟斷資本爲支

柱的軍國主義發動了兩次毀滅性的世界大戰，特別是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希特勒魔王當政的十二年內，獸性的侵略軍非但踏遍了整個歐洲，甚至遠隔地中海的非洲人民以及蘇聯人民都遭到了劫掠和屠殺。德國，擁有輝煌文化寶藏的德國，幾十年來一直構成戰爭威脅的德國，它究竟走向哪兒去呢？對於這個問題，斯大林同志遠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就有過極精闢的解答。

那是希特勒匪徒侵入蘇聯最危急的關頭，斯大林同志恬淡自如地說：『希特勒之徒來來去去，絕不會長久，但是德意志國家，德意志人民卻永遠存在。』話只有短短幾句，意味卻無限深長——

社會的發展是有其鐵的規律的，廣大的人民是反對戰爭主張和平的，因此，德國必然會以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而長存於歐洲大陸，必然會給予人類以和平的保證的福音！斯大林同志這幾句話同時也說明了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對戰敗國的真正人道的態度，自一九四五年德國法西斯投降後，蘇聯大力幫助德國人民從事和平建設工作，這也決不是偶然的。

作為一部反映這樣偉大主題的作品，和平的保證的確不愧為一部優秀的史詩型的作品。

蘇聯佔領軍政府的成立。土地改革。壟斷資本的收歸國有。兩年計劃。人民代表大會運動。德意志民主共和國의 誕生。……從完整性講，作者掌握了新德國建設過程中的每一個運動。

蘇聯軍官。德國工人。農民。作家。演員。奸商。地主狗腿子。美國特務。間諜。……自人物言，作者全面而深入地刻劃出了每一個正反人物的個性和典型。

水兵出入於驚濤駭浪的海上。黑水淙淙白雪覆橋的山溪。礦坑裏沸騰的熱情。會場上面對面

的鬭爭。地主插刀恫嚇。反革命份子跟蹤暗殺。老母孤女收到恐嚇信的深夜。回憶。希望。憎恨。愛情。……從寫作手法講，作者極其會運用形象，而每一個形象都是有機地聯系在一起的：它幫助烘托出了每個場面的氣氛，同時也加強了作品的感染力的效果。

這裏我們要着重地指出作者在人物的刻劃上所達到的高度的藝術性和概括性，換句話說，作者創造了許多活生生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通過這些人物，我們看到了整個時代的發展和飛躍。

值得強調的是，作者給我們塑造了一些具有堅強黨性的英雄人物的形象：譬如卻依卡上校和梭柯洛夫上尉的身上就表現出了蘇聯軍官的優秀品質，瑪克斯·達爾告這一個優秀的黨組織工作者充份體現出了無產階級的黨性，通過他這一個具體人物，我們便到處看到了黨在人民羣衆中所起的作用。

這種黨性也貫穿在工人、農民、以及知識份子的形象的刻劃上。據我們知道，本書中所寫的曙光煤礦的礦工——德國第一個斯達漢諾夫工作者阿爾弗瑞特·瑞尼凱，事實上就是阿道夫·韓尼凱，他是一個統一社會黨的黨員，他發揮了一個黨員的模範帶頭作用，於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三日在薩克森州煤礦區採用了新的工作法，在掘煤量上創造了驚人的記錄。再如埃力克·萊許奈，他本是個毫不關心政治的農民，但通過了土改的階級教育，他變成了一個堅強的統一社會黨黨員。萊許奈有一次晚上在他姑母家裏和地主的姪女兒希爾黛所展開的面對面的鬭爭的那一幕，是

一段極其成功的階級鬭爭的寫照——作者在這裏把地主階級的殘暴性作了一針見血的揭發和嚴正的撻伐，而對於翻身農民則給以高度的同情和支持。我們聽這位農民弟兄說吧：『……現在掌握在埃力克·萊許奈和千百萬農民手裏的地是拿不同去的，拚命也要拚到底。……』這是多麼堅強的主人翁的態度！

其次，作者在這裏選了一個演員和一個作家來說明知識份子的改造問題。艾蒂絲是一個富有正義感的青年女演員，解放後卻懷疑人民的政權；波勒爾是一個痛斥戰爭的反法西斯的作家，然而當廣大人民都期待他以自己的筆去寫下祖國的和平建設的偉業時，他卻懷戀着西方的『民主』，自以為以純客觀的態度所寫的那本蘇聯佔領區見聞錄只有在西德才能得到出版。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反抗性和動搖性給分析得頭頭是道。可是我們的作者並沒有忘了知識份子的可改造的一面。艾蒂絲終於轉變了，變成了一個優秀的人民的演員，並且光榮地加入了統一社會黨。好萊塢的明星頭銜和美金收買不了她，強力威脅不了她。在一次因排演蘇聯劇本而接到恐嚇信的晚上，艾蒂絲對她的嚇慌了的老母親說：『多少年來我第一次體味到扮演一個偉大的角色的意義，它的愉快比恐懼來得強烈，比死亡來得強烈。我絕對不可能放棄它。我一旦接觸到了真正的藝術，什麼所求也動不了我的心。』而波勒爾呢？當然也轉變了。他對西方『民主』的幻想破滅了。他那部真實性的作品寄到漢堡去，被帝國主義的間諜竄改成惡劣的反蘇宣傳品，結果倒由東德政府幫助他出版了。後來到蘇聯去的一次旅行又使他親眼看到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優越性，看到了自己的

夢想和希望。他既然是一個一向以痛斥戰爭而聞名的作家，怎麼可能不投身到祖國的偉大的和平建設工作中去呢？黨對於知識份子的愛護、團結、爭取、改造的政策也極其富有說服力地、極其感人地給表達了出來。

其他如許多反面人物也刻劃得很好。作爲一個個的人物來說，各個人所出身的剝削階級的階級性以及由這種階級性所造成的各別的殘暴的獸性都有了深刻的揭露。作爲一個整體來講，這些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拼成了一副醜惡的畫圖——帝國主義的陰謀詭計在這上面原形畢露。

概括說來，我們必須指出：人物儘管衆多，畫面儘管複雜，情節儘管細緻，全書裏卻貫穿着一條原則，那就是着重地寫矛盾和關爭。小至每一個人物的心理矛盾和關爭，大至一個運動中新生的成長的力量和腐朽的沒落的力量的關爭，都寫得有聲有色，而最要緊的是：這許許多多的矛盾和關爭都是規律地、形象地、集中地給表現出來的，最後歸根結底到一個總的矛盾和關爭上來：德國人民在和平建設的道路上與阻礙其前進的反動勢力作關爭，以兄弟般的熱情幫助東德人民建設新德國的蘇聯與一心要奴役西德的美、英帝國主義之間的關爭，兩種社會制度的關爭，兩個陣營的關爭——和平與戰爭的關爭。在這一點上，作者的確做到了使許多小的、分散的形象統一於一個大的、集中的形象：和平的保證——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誕生是歐洲和平的保證——而偉大的蘇聯紅軍則是世界和平的保證。因此，我們說，和平的保證是一部兼備着思想性、藝術性、人民性、和黨性的巨著；它將以鋼鐵般的聲音召喚全世界人民爲保衛和平而關爭！

關於本書的作者伐基姆·梭白柯，我們只知道他是個年輕的作家，第二次大戰期間曾參加過坦克部隊，德國投降後在東德的蘇聯佔領軍政府中工作。無怪他這本書寫得這樣動人，因為這是他從實生活中所體驗出來的東西。此外，據我們知道，他還寫了一個名叫第二戰場的後方的劇本，主要內容是暴露二次大戰中美、英帝國主義的醜惡的面目。因此，像愛倫堡一樣，梭白柯也是以歐洲情況為題材描寫世界人民保衛和平運動的作家，一位優秀的戰鬪的作家。

最後，讓我們來簡單地談一談翻譯過程中的一些工作情況：第一，這本由英譯本轉譯過來的作品有個別疑難處仍係參閱俄文譯本權衡斟酌。第二，我們這本書是採取分譯互校的程序完成的。順便提一提我們對於譯文的要求：我們覺得一部文藝翻譯作品，譯文的嚴謹與流暢是二者不可缺一的，翻譯界一向的所謂『意譯』與『直譯』之爭，我們認為簡直不可能構成一個問題，因為『意譯』與『直譯』這兩個名詞本身就不能成立。對原文不嚴謹，勢必歪曲原文意義上的微妙；反之，只停留在逐字逐句的拘泥於原文，而不細玩其精神，揣摩其意境，烘托其氣氛，從而以生動流暢的祖國文字給表達出來，結果必流於死譯，硬譯，使譯文枯澀得不堪卒讀；總之，嚴謹與拘泥判若天淵，流暢與任性亦不可同日而語。這是我們對自己的要求，我們盡了全力反覆討論，力求做到遣詞、造句、和行文的統一，而且要求合乎人民的語言，但我們年輕而能力有限，



伐基姆·梭白柯

第一章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日，旅隊調離了宋瑤城。一輛輛重坦克不慌不忙地爬出從前騎兵營棚的寬敞的大門，在一個廣場上排起隊來，廣場的四邊圍着古老的菩提樹。空氣裏震響着強有力的引擎所發出的沉悶的吼聲，亮閃閃的履帶壓在石板路上的卡塔卡塔聲，坦克手的愉快的叫喚聲，以及從四圍山崗上吹下來的微風在柔嫩的樹葉叢中所掀起的沙沙聲。片刻之間，這座安靜的德國城市便變得好像多少張嘴囁囁剛剛地同時說起話來了。

軍官們沿着坦克的行列巡視着，他們都穿着新的軍衣，肩膀上戴着鍍金的肩章，不再是戰時那種綠顏色的貨色了。他們從一架坦克走到另一架坦克，在執行最後一次檢查，看看這個旅有沒有做好這次行軍的準備工作。深綠色的鐵甲上畫着一顆顆白色的五角星，襯托得很顯目，那是表示敵方坦克被擊毀的數目。紅旗在坦克車的砲塔上嘩啦啦地飄動着，一挺挺頸項伸得長長的砲都被包裹在嶄新的白色防雨布的套子裏。

突然響起一架手風琴的聲音，廣場那邊許許多多人都跟着手風琴歌唱起來了。傳來一片笑聲和愉快的呼喊聲，接着是樂隊的樂聲淹沒了一切其他的聲音。活潑而有感染性的旋律翱翔在廣場

的上空，使得人們不由自主地用腳在灰色的石板地上踏着拍子。

一輪春日照臨在采璣城的上空。這座城躺在山巒的環抱中，市容設計得精確而整齊，筆直、整潔的街道上栽着楓樹和菩提樹，好像一塊蛋糕被細心的主婦切成了一方塊一方塊似的。但一到郊外，市容的整潔便到處弄得破了相。好像不知哪兒來的一隻大拳頭把一個個的區段都搗毀了，使它們變成了散佈惡性病菌的廢墟，發出焦木和腐屍的臭氣。

城裏的居民們一大早就站在人行道上，端詳着這一輛輛的坦克，各人說出各人對於這支蘇聯部隊的調離的看法。

不僅德國人討論這個問題。連那些在坦克車的行列中蕩來蕩去的坦克手也老在談到這個問題。誰也不知道這個旅所開去的目的地，但是大家都假定那是很遠的地方，因為上級命令凡是長途行軍所需要的東西，都得裝車運走。再說，正如往常一樣：關於這一次究竟開到什麼地方去的問題，不僅以每輛坦克車為單位各有各的看法，甚至每個坦克手都各有各的看法。

並不是全體人員都開走。旅長的技術顧問卻依卡上校、政治指導員梭柯洛夫上尉、旅本部譯員華麗雅·彼得羅娃、以及機械化營裏的一個連都還留在采璣，擔任當地司令部的工作。

卻依卡上校是兩天剛剛被任命為本城駐防司令員的。他充份認識到他的新任務和他在旅部裏所擔任的工作簡直沒有相同的地方，可是他接受起這些任務的時候，卻掩飾不了很感興趣的樣子。卻依卡上校這種人就喜歡碰到重要而棘手的問題——碰到那種使人大動腦筋的問題。

相反的，梭柯洛夫上尉卻一點兒也不想留在宋璦。再會吧，那些早日回莫斯科的好夢啊！他究竟過去爲什麼那樣認真學德文，又學得那麼好呢？現在他可沒有什麼辦法了，只有留在這兒，留在德國；至少在目前，他得放棄那些進學院研究的希望，遠離柳葩，繼續孤獨地生活着。這樣和妻子長久別離恐怕是最難受的事了。誰說得準他們倆什麼時候才能重逢呢？

然而，請求上級把他調離德國吧，上尉卻一刻也不會考慮過。遠在戰前，當他在擔任共產主義青年團區委書記的時候，梭柯洛夫就學會了毫不遲疑地去執行最艱鉅的任務，永遠覺悟到這樣一個事實：在龐大、複雜、而合理的組織機構裏，他是一顆雖小但卻不可缺少的螺絲釘。共產主義青年團和共產黨教育了他從廣大的利益和一致的目標去着想；他現在所以能了解派給他的工作的重要性以及他的任務的重大意義，這一點對他是很有幫助的。當現在與同志們別離的這一剎那，他已經考慮到在新的情況下應該怎樣處世爲人，首先應把注意力集中在什麼事情上面。

規定的時間到了。臨行前最後的告別、一句句的祝福、友誼的誓言、有力的握手，接着是旅長在宋璦城的最後一道命令。

帶頭一輛坦克在平坦的石板路上使勁一個拐彎，接着一聲怒吼，從大街上疾馳而去。別的坦克一輛輛跟在後面。

梭柯洛夫上尉在司令部的陽臺上對這一系列開走的坦克呆望了好久，站在人行道上的德國人也把眼睛盯牢着它們。

坦克車消失了。接在它們後面的是一輛輛載着步兵的卡車和裝載着全旅輜重配備的大貨車。隊伍的最後面是一輛巡視敵車，車上坐着旅長，他對留守的同志們揮着手。汽車加快開駛，立刻，一切都消失了——戰車、戰士們——一切都消失了，好像溶化在大路的空間裏面了。廣場上空無一人了。

梭柯洛夫意味到有一種沉寂的壓力籠罩着這座城市。好像這種沉寂一直潛伏在四周的山崗裏，只等旅隊一開走，便向街道、房屋、和市民猛撲下來——這種沉寂的氣氛這樣重濁和沉悶，使人呼吸困難，自自然然地會伸出手來把領扣鬆一鬆。

梭柯洛夫張着耳朵聽。一陣微弱的嗡嗡的坦克引擎聲從遠處傳來……不……那不過好像這樣罷了。在這安靜的朵瑙城裏，沒有一點兒聲響來劃破沉寂。連微風也靜止了。連菩提樹上濕潤的、淡綠的葉子也不沙沙作響了。

上尉轉身回到房間裏。樓上有從容不迫、慢條斯理的脚步聲。那一定是克里伏諾斯軍曹在收拾房間。

梭柯洛夫走進司令員辦公室。卻依卡上校坐在辦公桌上，左手拿着一本字典，在研究一本德國手冊，那上面載着薩克森州的經濟資料。上尉一走進來，他就把那本手冊擺在一旁，笑了笑。『好啦，我們就此送了他們的行啦，』他說着，對梭柯洛夫的沉思的臉瞥了一眼。

● 薩克森州 (Saxony)——德名爲 Sachsen，位於柏林南，其首府爲德萊斯頓。朵瑙城即在該州。

他的聲調裏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明朗的信念多少安了一安上尉的心。

『我對於我的新工作好像覺得不太安心，』梭柯洛夫自供道。『這次變動太突然了。』

『說得很有理，』上校承認道。『我們在這次大戰中已經贏得了勝利，但我們現在還得去贏得持久可靠的和平。這一個勝利還得努力爭取呢，上尉。』

他站了起來，開始一面踱步，一面說話，好像在邊想邊說似的。

『有了一個民主的德國就是等於歐洲有了和平的保證，但這件事並不那麼容易完成——這是開頭就看得出的。要不了多久，在我們的佔領區內，形形色式的黨派、社團、和報紙馬上就會蓬勃興起。』

上校走到梭柯洛夫面前停下了步，仔細打量着他那雙烏黑的眼睛。

『我們應該合力同心，』他繼續說，『但是對於人民的政治教育，這是你的責任。』

上校重新在辦公室裏踱起步來，一面又把自己的想法說給上尉聽：

『你看得很清楚，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艱鉅的，可也是光榮的。如果我們能勝任——那麼光榮就是屬於我們的。如果我們不能，那麼我們就不配享有蘇聯軍官的稱號。有些人以為當軍官的不過是一個會打仗的人。但是，一個蘇聯軍官，一個蘇聯武裝部隊的軍官，他首先就是我們時代的最先進的思想的宣傳者。』

上校不作聲了。至於梭柯洛夫，他本來對於自己將來的工作只有一個最籠統的概念，現在可

開始想到這工作恐怕比他所想像到的還要艱鉅。因此，他又被那種和同志們別離時的懷喪情緒攔住了。多麼遠呀——他的祖國真遠得要命啊！

上校好像看透了梭柯洛夫的心思，走到無線電跟前，把無線電開了。於是室內充滿了莫斯科廣播員的恬靜、深沉的聲音——這種聲音在戰爭的歲月裏一直在鼓舞着蘇聯人民的心。這兩個人一聲不響地站着聽。

離開采瑤城一千公里的地方，有一個又大又強的國家正在過着一種具有高度積極性的生活。在那兒有一個地方，在遠遠的東方，跳躍着它的偉大的心臟。雖然這個市容整潔的薩克森小城和蘇聯首都隔着偌大的距離，梭柯洛夫卻突然感到莫斯科就在近旁似的。

第二章

據官方統計數字，采璫城居民約有五萬人，其中大部份是各工業部門雇用的工人和辦事員。但是在目前，采璫好像是一個很僻遠的、地方性的城市。工廠倒閉了；戲院和電影院關門了；啤酒鋪和飯館也是一樣。

花花綠綠的商店招牌和那差不多遍佈在每個路角上的耀眼的黃色加油站給大街上平添了生氣。汽油公司會一度奉令不得張貼廣告，因此，他們就拚命把加油站弄得儘可能地觸目。不過，現在油池上的油漆已經剝落了，留下了一塊塊難看的鏽跡。

三座似乎要戳破天空的教堂尖塔點綴着單調的風景。大街的盡頭展開一個廣場，廣場上聳立着一座古堡，那一度是薩克森王族某一支的官邸，那一支現在已經絕了種。幾十年來，這座堡壘一直空空地矗立着，現在也只不過做做蝙蝠的棲身之地罷了。

城市被一條小溪劃分為兩半，溪水從山崗上流下來，上面架着一座座詩情畫意的小橋。

街上仍舊可以看到希特勒政體臨死掙扎時的種種迹象。極度的恐慌、由於蘇聯軍隊的節節迫近而引起的瘋狂的恐懼、間諜恐怖、最後是，納粹唯恐弄到末了會把命送在德國人自己手裏的那